

ZHIQINGJIYI

# 知青 记忆

● 上海市松江区委地方志办公室编  
● 主编 何惠明

上海辞书出版社

ZHIQINGJIYI

# 知青 记忆

● 主编 何惠明

● 上海市松江区地方志办公室编

上海辞书出版社

# 目 录

序 .....	李君如	(1)
房东阿妈(外二篇) .....	王 勉	(1)
版纳琐忆 .....	何惠明	(10)
大榕树下的阿佤情结 .....	徐顺根	(24)
插队杂忆 .....	欧 粤	(34)
农村插队二三事 .....	钱明光	(49)
新中浜轶事 .....	陈良雄	(57)
知青生活记忆碎片 .....	娄建源	(65)
小学生的高考(外二篇) .....	王秋园	(71)
书山有路(外一篇) .....	封履宁	(78)
光明八队记事 .....	王祖顺	(85)
插队奇遇 .....	俞福星	(89)
滇疆趣事 .....	朱其根	(96)
远去的知青屋 .....	蒋近朱	(105)
成长的年代 .....	于慎忠	(112)
真情(外二篇) .....	朱 韵	(117)
真实的梦 .....	徐裕光	(124)
烙进心中的感受 .....	吴蕴芬	(128)

抹不去的记忆 .....	姚 骏 (136)
往事难忘 .....	韩佳洋 (149)
体育比赛(外一篇) .....	朱治燃 (158)
选择(外二篇) .....	成国良 (163)
边疆诗话(外二篇) .....	王荣春 (171)
北大荒的历练 .....	俞国宪 (183)
父亲(外三篇) .....	柳海林 (188)
风雨丫叉洋 .....	陆洪宝 (195)
情系北大荒 .....	王士宝 (200)
桥,连着一段又一段路 .....	冷 冰 (206)
勐捧出差(外二篇) .....	陈大康 (210)
那天我在水中央 .....	姚关伦 (215)
风灾过后 .....	冯五弟 (219)
戍边轶事 .....	祁 南 (224)
心中的指导员 .....	张建中 (232)
火车上的关爱 .....	金伟英 (236)
云南往事 .....	孔德荣 (239)
水坝遇险(外一篇) .....	陈宏言 (246)
宣传队那些事 .....	张丽红 (253)
文艺小分队 .....	李 玲 (259)
滚冬瓜和赶冬瓜 .....	车子刚 (262)
回忆架线班生活 .....	黄春江 (269)
下乡途中(外四篇) .....	吴树熙 (272)
大坝岁月 .....	黄成音 (280)

---

从医二事 .....	沈野婴 (285)
农场三年 .....	何文生 (290)
做豆腐(外一篇) .....	谭泳瑶 (294)
记忆七连 .....	陆建民 (297)
难忘思茅 .....	谭海岚 (301)
曼昔坝追忆 .....	叶建重 (304)
运肥路上 .....	周鞍钢 (308)
茶场记事 .....	赵春江 (311)
回眸黄山生活 .....	薛鲁光 (317)
大罕公路 .....	李忠祥 (320)
半亩竹园忆春时 .....	尹 军 (324)
下乡插队首日记 .....	沈善强 (330)
太平村的往事 .....	高鸿庆 (335)
北大荒的那些日子 .....	陆东辉 (340)
记忆 1976 年(外一篇) .....	周新帆 (344)
值得信赖的战友 .....	陆蕴敏 (348)
版纳——抹不去的情愫 .....	董 煜 (353)
痛别 .....	张 建 (358)
附录:	
你们朝气依旧 .....	张 忆 (361)
知青寄语 .....	何惠明 (365)
后记 .....	何惠明 (367)

# 序

李君如

上海市松江区地方志办公室编辑的《知青记忆》，激起了我阵阵思绪的涟漪。

这里所说的“知青”即“知识青年”，是一个专有名词，指的是“文化大革命”后期上山下乡的青年学生。有的地方把“文化大革命”前去边疆的“支边青年”也称为“知识青年”，形式上似乎也说得过去，因为大家都是从学校里出来的有知识的青年，但我们不能仅仅看形式，这里所说的“知识青年”是在“文化大革命”背景下产生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在1968年开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据统计，松江各中学有一万六千名高中生、初中生，打起背包，奔赴本地农村和黑龙江、云南、内蒙古以及江苏、浙江、安徽等地，有的插队落户，有的参加生产建设兵团，在农村，在农场，在边疆，贡献了自己美好的青春。

作为松江二中“老三届”的高中生，我也是其中的一员。当年我们在松江西门的县广播站旁边场地（现在的中山路与谷阳

路相交处)集中,戴着大红花,在震天动地的欢送锣鼓声中,分坐几辆大卡车去各个公社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到了城东公社,举行了简单的欢迎仪式后,卫星大队第十生产队(今属松江区车墩镇)的潘队长推着自行车来接我,把我的行李放到他车上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到生产队后,队里的老老少少在仓库前场地上迎候我,队里把我安排在村东头小屋里住下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从大队干部金锦其、陈秉章,到生产队的老老少少,一张张亲切的脸庞,以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一个个故事,在我脑海中跳跃式地闪现。当年我写下的日记中,还留着杨伯伯忆苦思甜的记录、阿合教我插秧的记录、自己在劳动中腰酸背疼之时同私心杂念斗争的记录、我们青年突击队抢收抢种的记录、公社组织各个大队的政治夜校辅导员到我们大队现场观摩农民夜学的记录,等等,等等。

我相信,我们这些知识青年,每个人脑海里都存有这样的“记忆”。

一旦打开这座“记忆”库,苦酸甜辣,各种各样的感受都会涌流出来。这是因为,作为“知识青年”,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这段常常被诗人、作家讴歌的人生最美好的时光,不是在宁静的校园和敬爱的老师身边度过的,也不是在温馨的家庭和慈爱的父母身边度过的,而是在远离父母和老师的农村、农场、边疆,在艰苦的农业劳动中度过的。我们的人生历练,就是

由“苦酸甜辣”这四个字构成的。不仅仅如此,还因为我们这一代人,现在基本上都已经到了退休年龄,走过了人生的学生年代和职场生涯阶段,经历了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再到改革开放这一系列巨大社会变革。其间的“苦酸甜辣”,只有我们自己知道。但它如同新中国的年轮那样,就刻在我们的脸上,印在我们的心上。

于是,一个问题发生了——“知识青年”这一代人的“青春”,究竟是“有悔”的,还是“无悔”的?这是人们在研究“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老三届”时,经常碰到的一个问题。

许多研究工作者希望我回答这个问题。我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因为,和我们的同学相比,我是历史的“幸运者”。我的导师周抗同志是从延安抗大走出来的哲学家,他常常对我说:“我对党没有任何个人的特殊要求,因为我是革命的幸存者。”他告诉我,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他的许多战友都在战场上牺牲了,有的还是为了保护他们这些知识分子牺牲的。他说,当年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反“扫荡”的时候,为了突破大清河封锁线,战士们在两边挡住子弹往前冲,而给他们这些知识分子下达的命令是:“你们什么也不要顾,只要在我们杀开的血路中间往前跑,跑得越快越好,跑出封锁线就胜利了。”就在那次突围中,他熟悉的那些战友倒在了大清河边。因此,他说自己是“幸存者”。

后来,我去山东时特地寻到大清河,凭吊那些为了保护党的知识分子而牺牲的战士。导师的教诲,深深地感染和影响了。因此,我常常说自己是“幸运者”。我和我的同学们一样,和我们这一代知识青年一样,经历了人生的各种沧桑,但我毕竟在改革开放的年代进入了令许多人向往的学术殿堂,成为一名专业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成为一名党的高级干部。而我的许多同学,却没有这样幸运,特别是有的女同学经历的苦难要比男同学还要多。所以,我常常告诉那些来采访我的人,你们要我来回答“知识青年的青春是‘有悔’的还是‘无悔’的”,我作为一个幸运者,说的话人们会认为没有说服力。

这里,面对着家乡的朋友,面对着我的老同学,来讨论这个问题,我的顾虑可以少一点。因为,我的老同学都知道,我们讨论的这一段人生,我同大家不仅没有什么两样,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我父亲被迫害致死,我和我的弟兄们经历的“青春”要比其他人更特殊、更复杂,我们经历的苦难可能比许多人更多。

尽管如此,我对“知识青年的青春是‘有悔’还是‘无悔’”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四个字:“青春无悔”。

首先,青春年华的美好,在于这是一个人充满理想和憧憬的时期。我们可以如实地回想一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时候,有没有理想?是有的。当年,我们是抱着“好儿女志在四

方”、“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样的理想上山下乡的。如果同今天的青年比一下,可能当年的我们比今天的他们更富有激情和理想。如果说思想出现波动,并不是在上山下乡艰苦的劳动中,而是在后来有的人读大学去了,有的人招工离开农村了。这样的思想波动,应该讲也是正常的,不能看作是理想的动摇,而是在理想转变为现实的过程中必然会发生的。即使没有“上山下乡”这件事,在中学毕业后大家各奔东西之时也会发生的。知识青年恰恰因为比较早地和社会中把理想转化为现实,因此对生活对人生的态度也更积极。在改革开放推进的过程中,当年的知识青年有的成为改革的“弄潮儿”,有的在改革中作出了很大的牺牲(比如下岗),但这批人不管在什么景况下生活,都能够对生活持有一种积极的态度,这是难能可贵的。

其次,青春年华的珍贵,在于这是一个人学知识长知识的时期。上山下乡使我们提前离开了学校的大门,这是我们无可挽回的损失,但是我们同时提前跨入了“社会”这所学校的大门。在社会,我们学到的东西恰恰是课堂上没有的,而对于我们的生存和发展却是受用终生的。所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就是“穷人的孩子”早进入社会,对于一个人在社会中怎么样生存和发展了解得更早也更多。知识青年失去了在校学习知识的机会,但获得了学习社会知识的环境。当年的知识青

年后来不少成为管理社会和企业的骨干,就因为他们较早地在社会中成长起来了。

再次,青春年华的价值,在于能够为社会贡献自己的才干和能力。人在生活中总是有失有得,知识青年在上山下乡过程中也有失有得。应该承认,我们失去了本该属于我们的青少年的单纯和欢乐,但是我们同时也获得了在人的成长中应该获得的成熟和能力,获得了我们施展才华的机会和实现自身价值的条件。当年我们这批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以后,不仅在劳动中十分努力,而且竭尽自己的知识和能力为农民服务,有的当土记者,有的当政治夜校辅导员,有的当赤脚医生,有的当记工员,有的当会计,有的当电工,有的当拖拉机手,有的当社队企业的技术工人等等,我们确实体会到了知识在农村有用,知识青年在农村有用,我们在农村是有价值的。

因此,知识青年的青春不应该“有悔”,而应该是“无悔”的。

我这样讲,并不是要全面评价或肯定上山下乡运动。历史会对上山下乡运动作出客观的全面的评价,但这需要历史学家下更大的功夫。这里有两点是应该看到的:一点是,上山下乡运动的发生同“文化大革命”紧密相联系,没有“文化大革命”就不会有这么一场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另一点是,上山下乡运动又和同“文化大革命”紧密相联系的其他运动比如红卫兵运动不完全一样,红卫兵运动是推动“文化大革命”兴起的直接组成部

分,而上山下乡运动则是在“文化大革命”走向式微时,采取的解决社会矛盾的一种办法。我们在这里讨论的不是上山下乡运动的评价问题,而是在上山下乡运动过程中那么多的知识青年的“青春”价值应该如何认识的问题。

我想,我们谁也没有权利否认那么多的知识青年把自己的美好青春奉献给农村、农场和边疆的崇高行为。

《知青记忆》反映的是我们松江知识青年对自己这段青春年华的追忆。我尽管没有读到大家讲的故事及其倾诉的情感,但是我相信:

“青春无悔”,该是我们共同的心声!

2011年2月22日写于北京昆玉河畔

# 房东阿妈（外二篇）

王 勉

已经很多年了，时常梦见房东阿妈的身影。

房东阿妈是生产队长阿雄的娘，当年我插队落户就住在她家。

5月，正是杜鹃鸟欢啼时。那天，大队支书把我从公社接进村，领到阿雄的家。支书像是很熟，进门便喊：“阿雄娘，客人来了！”

我惶惶然跟了进去。里头是间灶间，有人正在烧火，烟漫得厉害，我的眼睛几乎睁不开，只见一明一灭的火光中有个朦朦胧胧的身躯在上下伏动着。

“小王，来，介绍一下，这就是你的房东阿雄娘，以后你管她叫‘房东阿妈’好了。”支书指着灶头后面，笑着对我说。

“房东阿妈！”我直楞楞朝里喊了一声。

“先坐一歇吧。”烟里传出一个沙哑的声音。一会儿，烟慢慢散了，房东阿妈拍打着衣服走了出来，“前几天下雨，柴潮，地方小，对不起了。”

循着沙哑的声音，我终于看清了房东阿妈的模样。这是一个极瘦的老太，身躯细长，腰却直直的，像搁在场上的干柴；脸也

干瘪得很，两边突出的颧骨似乎要把皮刺破；眼睛小而深，光泽有点枯；惟有额上的皱纹，深得像龟裂的土地。看得出，这是位饱经沧桑的老人。

“就他？”她盯着我，那声音沙哑得近乎冷漠。

支书笑着点点头，并开始介绍我的情况。

“不要嘴上抹石灰——白讲了，快给我领回去！”没等支书讲完，房东阿妈不客气地打断了他的话。

我吃了一惊，支书也感到奇怪：“为啥？”

“为啥？你把这个没有稻柴高的小囡领到乡下来，作死啊！你还算个支书呢！”房东阿妈指着支书的鼻子，喉咙里有几声帛裂之音。

这也难怪，我发育得较晚，当时身高只有一米五十多，再加上又黑又瘦，实在没有个大人样。

“房东阿妈，别看我人小，我已经十八岁了。”我故意踮脚挺胸大声说。

“作孽，作孽啊……”房东阿妈枯柴似的手放在我肩膀上。

支书不自然地笑着，看着房东阿妈的脸。

“看我做啥？你不送，我来把他送回去！”房东阿妈说着就提起我的行李往门外走。支书连忙站在门口拦住：“阿雄娘，有啥用呢？！小王下乡插队，这是上面号召的。你送回去了，他还是要下来的。再说，又不是他一个人下来。”

房东阿妈停住了，望望支书，又看看我，良久，她那干涸的喉咙里流出了一个字：“唉……”

就这样,我在阿雄家住下了。渐渐地我才从阿雄嘴里知道,房东阿妈的丈夫很早就患病去世了,家里五个女儿一个儿子,全靠她一个人艰辛抚养。现在,五个女儿都已相继出嫁,只剩下最小的儿子阿雄。我来了,她对邻居讲:我又有个小儿子。因此,她特地对阿雄关照:凡事都得让着你新来的弟弟,如惹得弟弟不高兴,我就拿扫把打你。房东阿妈知道我喜欢吃鸡蛋,家里那只惟一的鸡每天下蛋后,就给我煎荷包蛋吃,说是让我发育发得好一点,而阿雄,只好吃咸菜萝卜干;知道我晚上睡觉怕冷,房东阿妈又悄悄把给阿雄结婚用的新被子让我盖上;至于洗衣服之类的杂活,她从不让我插手,全包了。她常对我说:“你还小,到这儿来吃苦,不要做坏了身子。”

那天插了一上午的秧,我的腰像压了一块巨石,怎么也直不起来。一回到阿雄家,脚上泥巴也不洗,饭也不想吃,一头栽倒在床上。模模糊糊中,依稀听到有人在叫我。我眼皮重如铅,怎么也睁不开。恍恍惚惚之中,感到房东阿妈应声走出了门,接着就没有声音了。

云里雾中,我也不知睡了多少时间。出工哨子骤响时,我才猛醒过来。一看时间,已经是下午三点了。我慌忙扒了几口饭,戴上草帽匆匆赶往秧田。

一到秧田,我为眼前的情景惊呆了。白晃晃日头下的秧田,散发着阵阵的蒸汽,水烫得脚皮发麻,可有一个佝偻的身影却在不远处向前蠕动着,像一头负重的老牛,在艰难地行进着。

那不是房东阿妈吗?!我差点失声叫起来。原来,我上午插

的几行秧，因只图快，秧株七歪八斜，有的秧根浮在水面上，质量很差。而下午四点，全公社要在这里开秧田现场会，大队的干部中午来检查后，觉得我插的秧要重插。而我却乏得要死。房东阿妈知道后，就悄悄跑来替我重插了。

整整一个中午，正是日头最毒的时刻！

凝视着一起一伏的瘦弱身躯，我的心一阵阵颤动，鼻子一阵阵发酸。眼眶在热乎乎中湿润了。

哦，我的房东阿妈！

时间长了，我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房东阿妈那瘦弱的躯体里，燃烧着一颗滚烫滚烫的心。

也是插秧时节。中午，房东阿妈从田里回来，脸上像下了层霜，目光冷冰冰的，我猜想又发生了什么事。果然，吃好饭，房东阿妈问我：“上午喇叭里那篇文章是你写的吗？”我点点头。房东阿妈的沙哑声里立刻充满了火辣辣的裂帛之音，“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呢？全队社员奋战七天七夜不困觉，这不是变成神仙了吗？真是飞机上吊大闸蟹——悬空八只脚，在胡说八道！”

“我这是形容啊！”我很勉强地强辩着。

“形容？形容就可以瞎三话四吗？”房东阿妈目光如剑，咄咄逼人。

我觉得脸在发烫了。

“做人要本分，要老实，不要花头花脑啊！”沙哑的声音低沉了，却像敲击在我心灵上的重锤。

这句话，一直在我心灵深处珍藏了许多年。

又到了5月。阿雄托人来告诉我,房东阿妈前几天走了,永远不回来了。

我再也看不到房东阿妈瘦削的身影了。我再也听不见房东阿妈沙哑的声音了。

可我分明看到了她那充满活力的身影,分明听到了她那充满活力的声音。这不仅仅在梦中……

## 书 情

那年秋后的一个黄昏,我拖着疲惫的身子刚回到知青小屋,忽然房东阿雄抱着用牛皮纸包住的一大捆东西进来,说是下午一位戴眼镜的青年送来的,并指名道姓一定要阿雄交到我手里。我双手接过那包东西,沉甸甸的,足有一尺半高。我抚摸着,猜想里面是书。带着疑惑打开牛皮纸,竟是一大叠线装书。上面附有一封信,写着:

同下乡的难兄难弟:

请允许我这样称呼你。你看到的这些书,是我在大学中文系做教授的父亲给我的,其实我根本看不懂。听说你求书若渴,爱书如命,学问一定比我深。这些书与其放在我这儿闲置还不如请你拿去看吧。为了使你读起来减少麻烦,我让父亲专门把标点符号都给圈上了。

如果你看了后有用处,那么我就没白跑了。顺便提一句,看书时一定要注意保密。

你的难兄难弟之一

1974. 11. 29